

要敢于插红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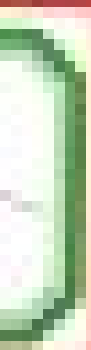
(杂文集)

北京日报编辑部编

北京出版社

要敢于插红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第1次印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要 敢 于 插 紅 旗

北京日报編輯部編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

出版說明

这是一本配合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宣傳的杂文选集，共三十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倡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風格。

这些文章都先后在一九五八年五月至七月初的《北京日报》上发表过。在选集时，部分文章曾稍作修改。

要敢于插紅旗

北京日报編輯部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廣潤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2 4/16·字數：44,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9,000册

統一書号：10071·300 定价：(6)0.20元

目 录

要敢于插紅旗·····	江 力 (1)
提高風格·····	采 薇 (4)
辨別風向·····	亦 辛 (6)
才、学、識·····	林 木 (8)
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	采 薇 (10)
从紅白喜事說起·····	潘梓年 (13)
不要迷信·····	李 东 (16)
教授並不神秘·····	采 薇 (18)
如此“專家”·····	向 一 (20)
要相信自己·····	謝 因 (23)
后来居上·····	周 年 (25)
天才和瘋子·····	小 萊 (27)
从九斤老太的話說起·····	朱庆东 (29)
誰最有才能·····	亦 辛 (31)
沒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郑 仁 (34)
从“郭橐駝傳”想到的·····	阿 云 (36)
班門弄斧·····	魯 蒙 (38)

扫除書呆子气.....	智 汉 (40)
文学並不神秘.....	王振河 (42)
从虎豹蟒蛇說到时代風格.....	夜 草 (44)
陽光頌.....	得 华 (46)
从周总理的話想起的.....	亦 辛 (49)
粗中有細.....	郑 仁 (52)
打倒市儈式的“謙虛”.....	小 萊 (54)
要一点灵活性.....	李 东 (56)
打破“常規”.....	石 羽 (58)
“人口”和“人手”.....	凡 兵 (60)
“等待”与“伸手”.....	魯 剛 (63)
談两种干部.....	魯 思 (65)
讓帝国主义去惱怒吧.....	張孝文 (67)

要敢于插红旗

江 力

看过高尔基的“母亲”一书或电影的人，大概都还记得，觉悟了的工人包维尔怎样高举红旗，指引群众向资产阶级和反动沙皇政府作斗争。参加过中国革命战争或看过描写中国革命战争电影的人，也大概都还能忆起革命战士怎样英勇地把红旗插上敌人的山头。那真是令人激动和难忘的情景。在黑暗的残酷的年代里，共产主义者、革命者就是这样不惜献出生命和鲜血去插红旗、拔白旗的。

他们为什么敢于这样英勇地插红旗呢？因为红旗是真理，是方向，是无产阶级团结和指引劳动人民去斗争的旗帜。我们党的斗争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插红旗的历史。一九二一年，当马克思主义还刚刚传播到中国，中国真正觉悟的先进分子还是极少数的时候，我们党就破天荒插起了反帝反封建、实现共产主义的红旗。这红旗像灯塔一样照耀和发动了广泛的工人运动和汹涌澎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一九二七年，当蒋介石反动派背叛革命，全国各地大规模残酷地屠杀革命人士的时候，我们党又在乡村、在井冈山插起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红旗。这红旗像燎原的星火，迅速地在全国各地燃烧起来。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三省，我们党又

首先插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紅旗，這紅旗團結了全國一切愛國人士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一九四六年，蔣介石反動派撕毀了和平協定，發動了內戰，我們黨又插起了反美反蔣、爭取和平民主獨立自由的解放戰爭的紅旗，團結了全國人民，推翻了蔣介石反動政府的黑暗統治。解放以後，我們黨又插起了恢復經濟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紅旗，領導勞動人民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今天，我們黨又插起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紅旗，這紅旗又將會引導全國人民奮勇前進，更快地建成社會主義。

為什麼要拔掉白旗呢？因為白旗是謬誤，是反動，是資產階級拉着人民退向資本主義道路的旗幟。白旗不拔掉，人民群眾就會迷失方向。我們黨的鬥爭史也可以說就是一部拔掉白旗的歷史。我們每一次革命鬥爭的勝利無一不是插上紅旗、拔掉白旗的結果。

插紅旗要勇敢鮮明，拔白旗要堅決徹底。因為有山頭就有人插旗幟，有群眾就有人爭領導。旗幟也就是領導權。今天的時代是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尖銳鬥爭的時代，是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殘酷鬥爭的時代，也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時代。旗幟總是要有人插的，你不插，別人就要插，無產階級、共產主義者的紅旗不插，資產階級、反動分子的白旗就要插。插旗和拔旗是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插紅旗插得不勇敢、不鮮明，就插不上去，就沒有力量，就不能給群眾指出正確的鬥爭方向。拔白旗拔得不堅決、不徹底，就拔不掉。

什么是紅旗的标志呢？紅旗就是先进的、新生的事物。
今天，就国内来講，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就是最具体最鮮明的标志。凡是符合总路綫的思想和行动就是紅旗，凡是違背总路綫的思想和行动就是白旗；就国际来講，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會議所通过的宣言就是最具体最鮮明的标志。凡是符合这个宣言的思想和行动就是紅旗，凡是違背这个宣言的思想和行动就是白旗。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者，一定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敢于挺身而出，插上鮮明的紅旗，坚决彻底地拔掉白旗。不敢插紅旗，或者插得不鮮明，不坚决拔白旗，或者拔得不彻底，都是缺少馬列主义、缺少党性、缺少阶級觉悟的表现。

提高風格

采 薇

世界上凡是有人的地方，从南極一直到北極，都要插旗子。插旗子意味着夺取陣地，意味着进行斗争。在我們的社会里，有兩種互相矛盾着的因素在經常作斗争。一种因素是向共产主义前进，另一种因素是向資本主义后退。無产階級和資产階級双方爭着夺取陣地的事实是客觀存在，所以紅旗与白旗的爭夺战也是經常出現的。

旗子橫豎是要插的。無产階級不去插紅旗，資产階級就去插白旗。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間，在机关、学校和工厂，双方爭插旗子的斗争是永远不能遺忘的；几年来，某些資产階級知識分子在青年中散播鄙視劳动、鄙視工农和輕視生产和社会实践的思想，又何尝不是白旗和紅旗之爭呢！現在，插紅旗、拔白旗，已經貫徹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人們以無产階級战士向資产階級挑战的姿态，展开了“兴無灭資”的斗争。

然而，即使在这个群众性的“兴無灭資”、力爭先进的潮流中，怕插紅旗的思想，也并不是已經絕迹。明明是一面大紅旗，有的人却不敢高高举起；有人把紅旗插在半山腰，有人把它放在山溝里；有人甚至把大紅旗踩在脚底下，任憑白旗

占領陣地。紅旗不树立，白旗是決不甘心自動倒台的。手持紅旗而不敢插起，是低級趣味，是庸俗的謙虛，是覺悟不高的低風格的表現！

敢不敢插紅旗，是一個風格問題。共產黨人要善于“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打擊資產階級的白旗，抬高無產階級的紅旗；長自己的志氣，滅他人的威風。無產階級戰士之所以為無產階級戰士，就是因為他們具有維護真理、打擊錯誤的偉大氣魄，具有為真理沖鋒陷陣、树立革命紅旗的出色本領。誰要是喪失了這種氣魄和本領，誰就會變成褪色的人，變成粉紅色的以至灰色的人。

當然，插紅旗並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插紅旗的過程，就是在槍林彈雨中與敵人搏鬥的過程。第一個插紅旗的人又往往最容易受到敵人炮彈的轟擊；即使沒有炮彈，抗住逆風也不是容易的。“樹大招風”，插紅旗要有勇于抗逆流、頂歪風的勇氣。無產階級戰士的高風格，應該表現在勇于排眾議、不隨風倒、不怕孤立的精神。只要有堅定的信心、鉄打的決心和鋼鑄的干劲，縱使在十二級台風中，也能高舉紅旗，向前挺進。

提高我們的風格吧！旗子愈紅愈好，愈大愈好；紅旗舉得愈高愈好。當我們走到任何一個大小山頭，任何一個廠礦、學校，只要看到哪個地方沒有紅旗，就要毫不猶豫地插上去；看到哪個地方有白旗、灰旗或黃旗，就要立即把它拔除。讓祖國的土地上滿山遍野地密布紅旗，這就是我們的偉大抱負，這就是崇高的共產主義風格。

辨別風向

亦 辛

我們提倡敢說敢作。但要說得對、作得對，還需要能够辨別風向。一陣風吹來，分不清是東風還是西風，那種“敢”，是盲目的。

辨別風向，大風是容易辨別的，不容易辨別的是微風。戰國時的宋玉，寫了一篇“風賦”。他說風“起于青萍之末”，意思是說風開始發生的時候非常微小。這種絲絲微風的風向，不易覺察，不易辨別。社會生活中一個事物開始發生的時候，也是不容易覺察和辨別的。但是，又必須覺察，必須辨別。

湖北省當陽縣跑馬鄉開始出現“車子化”的時候，也只是有一點微風，黨及時覺察、識別，看到這是大規模農具改革的萌芽，加以提倡，一個農具改革運動就展開了，為實現農業機械化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大事情是如此，小問題也一樣，道理都是相同的。

一般說，覺察一個事物的初生還比較容易些，覺察以後的辨別就更不容易。覺察了“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風，還得辨別它是什麼樣的風，是從哪里刮來的。宋玉的“風賦”里說，風有兩種，一種是所謂“大王之雄風”，一種是所謂“庶人之雌風”，就是說風有貴族之風和平民之風的區別。本來，風就

是風，哪有什么雌雄之分、貴賤之別呢？宋玉說的完全是廢話。然而用來借喻我們辨別事物的動向，倒是能够說明問題的。

過去有一個時期，有些人曾為農民叫苦。他們接觸到幾個農民以後，就叫喊統購統銷不好，合作化不好，好像他們看到了真理。真實情況怎麼樣呢？原來他們听到的都是富裕中農和地主、富農的呼聲。他們不是也覺察了一點“起於青萍之末”的微風么，可是他們還是弄錯了，因為他們沒有辨別清楚，沒有辨別出他們覺察的風，是“大王之風”、富裕中農之風、資本主義之風；而不是“庶人之風”、貧農之風、社會主義之風。

自然界的風是沒有階級性的，但社會生活中的風向——各種各樣事物的動向，倒的確是有階級性的。如果不看清楚這股風是什麼風，是從哪里來的，那麼仍然不能辨別清楚真正的風向。

為富裕中農和富農叫苦的人是如此，目前大躍進浪潮中老是抱着懷疑態度的“觀潮派”，看不見氣勢磅礴的社會主義躍進之風，兩眼死盯着陰暗角落里的“青萍之末”，這些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才、学、識

林 木

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曾經說过：“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学也，識也。”意思是說著述史書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識。三者之中，他特別強調“識”的重要性，說：“假有学穷千載，書总五車，見良直而不覺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其斯之謂也。”这段話，虽然是針對史書之著述來說的，但是他对才、学、識三者关系的基本观点，完全可以推而广之，普遍应用。

按照刘知几的說法：才，是撰述史書的方法；学，是淵博的知識；識，是对史料的鑒定批判。我們認為：識，就是識別力，識別風向的能力。一个人有了識別力，就能辨別風向，分辨出每一种事物的香臭、真偽、主次……。所以，提高識別力、辨別風向，有極端重要的意义。

对于任何一个人來說，才和学都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却是識別力。有些人虽然有才有学，但是識別風向的能力很差，以致在一陣風吹来之后，不辨东西，迷失方向，以臭当香，以假当真，以次当主。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間，当資產階級右派刮起反党、反社会主义妖風的时候，不是有不少“博学多才”之士曾經迷失过方向嗎？这个教訓，应当吸取。

但是，現在还有一些人不願辨別風向，只專不紅，被“博学多才”迷住了心窍。在他們看来，風向可以不辨，是非、真偽、主次可以不分，只要“博学多才”，就有了一切。一个大学生写了一首詩：“我是一个不倒翁，不偏西来不偏东，只要当成副博士，管它方向左右中。”既不偏西也不偏东，本来是一句騙人的鬼話，但是为了“当成副博士”，就顧不得那么多了；“管它方向左右中”，倒是一句肺腑之言。

在自然現象中，有东風也有西風。在人类社会里，同样也有东風（社会主义之風）和西風（資本主义之風）。不偏东又不偏西的風，是根本沒有的。“不偏西来不偏东”，实質上是拒絕“东風”的借口，其結果必然倒向“西風”。持有这种主張的人，与一千多年前的刘知几所提出的主張比較，不知作何感想？願“不倒翁”論者三思！

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

采 薇

一九五七年右派進攻之際，“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歪風大作，這股風來勢很凶，刮得昏天黑地。然而反右派鬥爭的結局是，資產階級右派在同共產黨和全國人民較量之後，已經全綫崩潰；而人民的江山則坐得更加穩如泰山。何以會出現這樣的結局？原因在於真理不在右派那一方面，右派先生沒有也不可能了解這樣一個道理——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的規律。

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亦即內行必須要由內行來領導的理論，從來是不成立的。如果說內行必須要由內行來領導，那麼領導者就必須是個樣樣精通的全能者。可惜社會上任何時候都不可能出现全能者的事實。任何人畢生鑽研的結果，縱使能成為一行或數行的內行，可是社會上職業有成千上萬種，如果對一行或幾行是內行，那麼還有九千九百九十九行對他說來都是外行。右派分子錢偉長自詡為“萬能科學家”的話是最不科學的。他即使對力學是內行，但力學僅僅是物理學中的一個科目，他對物理學中其它各個科目如電學、熱學、光學、聲學，却是外行，何況物理學也只是自然科學的一門學科，科學又分有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大門類，他一個人決

不可能成为从天文到地理样样都能精通的“万能科学家”。錢偉長最近下實驗室，連最簡單的力學試驗儀器都不會使用，最常見的物理現象都不能識別，足見在他所“精通”的力學範圍內，也不是萬能的。

宣揚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內行必須由內行來領導，邏輯的推論必定是，誰也不能領導誰，一切都是各自為政，一切都是無政府主義，總之是要取消領導，不要統帥。可不是嗎？既然外行不能領導內行，那麼任何醫院都不能有院長，任何學校的校長也都要下台，因為一個醫院分有各種科目，一個院長絕不能又是外科專家，又是內科專家，又是骨科專家，又是神經科專家，而外科、內科、骨科、神經科也還是不能包括醫學科學全部內容的。

和“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論調相反，歷史早已經證明了外行領導內行是一個一般的規律。共產黨人本來並不懂得軍事，不懂得經濟工作，不懂得科學技術，但是“土包子”終究還是領導了軍事，領導了經濟，領導了科學技術，而且領導得很好。為了要領導業務，領導者對某些具體業務，掌握一般的知識是必要的，但我們並不要求領導軍事的人，人人都是軍事家，領導科學家的也個個都是科學家。實踐表明，軍事家並不能領導政治家，科學家也不能領導政治家，但政治家却既能領導科學家又能領導軍事家，也就是只能是政治領導業務，不能是業務領導政治。何以見得？理由很簡單：政治是統帥，思想是靈魂，某一部門業務，不論軍事、經濟、科學、教育都是要為政治思想服務的。政治一掛帥，就可以統籌全局，領導業務；可以統率全軍，指揮作戰。馬克思列寧主義